



□ 12
3772
2



口12
3772
2



孟子字義疏證卷下

休寧戴震撰

才

才者人與百物各如其性以爲形質而知能遂區以別焉孟子所謂天之降才是也氣化生人生物據其限於所分而言謂之命據其爲人物之本始而言謂之性據其體質而言謂之才由成性各殊故才質亦殊才質者性之所呈也舍才質安觀所謂性哉以人物譬之器才則其器之質也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各殊則才質因之而殊猶金錫之在冶冶金以爲器則其器金也冶錫

以爲器則其器錫也品物之不同如是矣從而察之金
錫之精良與否其器之爲質一如乎所治之金錫一類
之中又復不同如是矣爲金爲錫及其金錫之精良與
否性之喻也其分於五金之中而器之所以爲器卽于
是乎限命之喻也就器而別之孰金孰錫孰精良孰
否才之喻也故才之美惡於性無所增亦無所損夫金
錫之爲器一成而不變者也人又進乎是自聖人而下
其等差凡幾或疑人之才非盡精良矣而不然也猶金
之五品而黃金爲貴雖其不美者莫與之比貴也況乎
人皆可以爲賢爲聖也後儒以不善歸氣稟孟子所謂

性所謂才皆言乎氣稟而已矣其稟受之全則性也其
體質之全則才也稟受之全無可據以爲言如桃杏之
性全於核中之白形色臭味無一弗具而無可見及萌
芽甲坼根幹枝葉桃與杏各殊由是爲華爲實形色臭
味無不區以別者雖性則然皆據才見之耳成是性斯
爲是才別而言之曰命曰性曰才合而言之是謂天性
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物成
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遠乎物然而
於人之道不能無失是不踐此形也猶言之而行不逮
是不踐此言也踐形之與盡性盡其才其義一也

問孟子荅公都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云情者性之動也又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夫公都子問性列三說之與孟子言性善異者乃舍性而論情偏舉善之端爲證彼荀子之言性惡也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心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故必

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導然後出于辭讓合于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是荀子證性惡所舉者亦情也安見孟子之得而荀子之失與曰人生而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給于欲者聲色臭味也而因有愛畏發乎情者喜怒哀樂也而因有慘舒辨于知者美醜是非也而因有好惡聲色臭味之欲資以養其生喜怒哀樂之情感而接于物美醜是非之知極而通于天地鬼神聲色臭味之愛畏以分五行生克爲之也喜怒哀樂之慘舒以分時遇順逆爲之也美醜是非之好惡以分志慮從違爲之也是皆成

性然也有是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故有喜怒哀樂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後欲得遂也情得達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達斯已矣惟人之知小之能盡美醜之極致大之能盡是非之極致然後遂己之欲者廣之能遂人之欲達己之情者廣之能達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無不遂人之情無不達斯已矣欲之失爲私私則貪邪隨之矣情之失爲偏偏則乖戾隨之矣知之失爲蔽蔽則差謬隨之矣不私則其欲皆仁也皆禮義也不偏則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不蔽則其知乃所謂

聰明聖智也孟子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謂之心不謂之情首云乃若其情非性情之情也孟子不又云乎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情猶素也實也孟子於性本以爲善而此云則可以爲善矣可之爲言因性有等差而斷其善則未見不可也下云乃所謂善也對上今日性善之又繼之云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爲猶成也卒之成爲不善者陷溺其心放其良心至于梏亡之盡違禽獸不遠者也言才則性見言性則才見才于性無所增損故也人之性善故才亦美其往往不美未有非陷溺其心使然故曰非

天之降才爾殊才可以始美而終於不美由才失其才也不可謂性始善而終于不善性以本始言才以體質言也體質戕壞究非體質之罪又安可咎其本始哉倘如宋儒言性卽理言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以孟子言性于陷溺梏亡之後人見其不善猶曰非才之罪宋儒于天之降才者卽罪才也

問天下古今之人其才各有所近大致近于純者慈惠忠信謹原和平見善則從而恥不善近於清者明達廣大不惑于疑似不滯于習聞其取善去不善亦易此或

不能相兼皆才之美者也才雖美猶往往不能無偏私周子言性云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而以聖人然後協於中此亦就才見之而明舉其惡程子云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理理則自堯舜至於涂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此以不善歸才而分性與才爲二本朱子謂其密於孟子朱子云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猶之譏孟子論性不論氣不備皆足證考之程子爲密

宋儒雖尊孟子而實相與齟齬然如周子所謂惡者豈非才之罪與曰此偏私之害不可以罪才尤不可以言性孟子道性善成是性斯爲是才性善則才亦美然非無偏私之爲善爲美也人之初生不食則死人之幼稚不學則愚食以養其生充之使長學以養其良充之至于賢人聖人其故一也才雖美譬之良玉成器而寶之氣澤日親久能發其光可寶加乎其前矣剝之蝕之委棄不惜久且傷壞無色可寶減乎其前矣又譬之人物之生皆不病也其後百病交侵若生而善病者或感於外而病或受損于內身之陰陽五氣勝負而病指其病

則皆發乎其體而曰天與以多病之體不可也如周子所稱猛隘強梁懦弱無斷邪佞是摘其才之病也才雖美失其養則然孟子豈未言其故哉因于失養不可以是言人之才也夫言才猶不可況以是言性乎

道

道者人倫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地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謂道在人物則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氣化之不可已是謂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由天道以有人物也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人物分於天道是以不齊

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言日用事爲皆由性起無非本於天道然也中庸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言身之所行舉凡日用事爲其大經不出乎五者也孟子稱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卽中庸所言修道之謂教也曰性曰道指其實體實事之名曰仁曰禮曰義稱其純粹中正之名人道本於性而性原於天道天地之氣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然而生於陸者入水而死生於水者離水而死生於南者習於溫而不耐寒生於北者習於寒而

不耐溫此資之以爲養者彼受之以害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不以生而以殺者豈天地之失德哉故語道於天地舉其實體實事而道自見一陰一陽之謂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也人之心知有明闇當其明則不失當其闇則有差謬之失故語道于人人倫日用咸道之實事率性之謂道修身以道天下之達道五是也此所謂道不可不修者也修道以仁及聖人修之以爲教是也其純粹中正則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所謂中節之爲達道是也中節之爲達道純粹中正推之天下而準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

之交五者爲達道但舉實事而已知仁勇以行之而後純粹中正然而卽謂之達道者達諸天下而不可廢也易言天道而下及人物不徒曰成之者性而先曰繼之者善繼謂人物于天地其善固繼承不隔者也善者稱其純粹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一事之善則一事合于天成性雖殊而其善也則一善其必然也性其自然也歸于必然適完其自然此之謂自然之極致天地人物之道于是乎盡在天道不分言而在人物分言之始明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言限于成性而後

不能盡斯道者眾也

問宋儒于命于性于道皆以理當之故云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旣爲當行之理則於修道不可通故云修品節之也而於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兩修字不得有異但云能仁其身而不置解于達道五舉孟子所稱教以人倫者實之其失中庸之本指甚明中庸又言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朱子以此爲存理之說不使離于須臾之頃王文成云養德養身止是一事果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于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又云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

存他本來面目耳程子朱子皆求之於釋氏有年如王文成之言乃其初所從事後轉其說以常存本來面目者爲常存天理故於常惺惺之云無所改反以戒慎恐懼四字爲失之重朱子云心既常惺惺而以規矩繩檢止畧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然則中庸言道不可離者其解可得聞與曰出於身者無非道也故曰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可如體物而不可遺之可凡有所接於目而睹人亦知戒慎其儀容也有所接于耳而聞人亦知恐懼夫愆失也無接於目接於耳之時或惰慢矣惰慢之身卽不得謂之非失道道者居處飲食言動自身

而周於身之所親無不該焉也故曰修身以道道之責諸身往往易致差謬故又曰修道以仁此由修身而推言修道之方故舉仁義禮以爲之準則下言達道而歸責行之之人故舉智仁勇以見其能行修道以仁因及義因又及禮而不言智非遺智也明乎禮義卽智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而不言義禮非遺義遺禮也智所以知義所以知禮也仁義禮者道於是乎盡也智仁勇者所以能盡道也故仁義禮無等差而智仁勇存乎其人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殊古賢聖之所謂道人倫日用而已矣于是而求其無失則仁義禮

之名因之而生非仁義禮有加于道也于人倫日用行之無失如是之謂仁如是之謂義如是之謂禮而已矣宋儒合仁義禮而統謂之理視之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于心因以此爲形而上爲沖漠無朕以人倫日用爲形而下爲萬象紛羅蓋由老莊釋氏之舍人倫日用而別有所貴道遂轉之以言夫理在天地則以陰陽不得謂之道在人物則以氣稟不得謂之性以人倫日用之事不得謂之道六經孔孟之言無與之合者也問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朱

子于智者云知之過以道爲不足行于賢者云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既謂之道矣以爲不足行不足知必無其人彼智者之所知賢者之所行又何指乎中庸以道之不行屬智愚不屬賢不肖以道之不明屬賢不肖不屬智愚其意安在曰智者自負其不惑也往往行之多謬愚者之心惑闇宜乎動輒愆失賢者自信其出于正不出于邪往往執而鮮通不肖者陷溺其心雖觀夫事之宜而長惡遂非與不知等然智愚賢不肖豈能越人倫日用之外者哉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飲食喻人倫日用知味喻行之無失使舍人倫日用以爲

道是求知味于飲食之外矣就人倫日用舉凡出於身者求其不易之則斯仁至義盡而合於天人倫日用其物也曰仁曰義曰禮其則也專以人倫日用舉凡出於身者謂之道故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分物與則言之也中節之爲達道中庸之爲道合物與則言也

問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今謂人倫日用舉凡出于身者謂之道但就此求之得其不易之則可矣何以茫然無據又若是與曰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

難知哉謂人久由之如爲君而行君之事爲臣而行臣之事爲父爲子而行父之事行子之事皆所謂道也君不止于仁則君道失臣不止于敬則臣道失父不止于慈則父道失子不止于孝則子道失然則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非智仁勇不能也質言之曰達道曰達德精言之則全乎智仁勇者其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舉其事而亦不過謂之道故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極言乎道之大如是豈出人倫日用之外哉以至道歸之至德之人豈下學所易窺測哉今以學

于聖人者視聖人之語言行事猶學奕于奕秋者莫能測奕秋之巧也莫能遽幾及之也顏子之言又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中庸詳舉其目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而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蓋循此道以至乎聖人之道實循此道以日增其智日增其仁日增其勇也將使智仁勇齊乎聖人其日增也有難有易譬之學一技一能其始日異而月不同久之人不見其進矣又久之已亦覺不復能進矣人雖以國工許之而自知未至也顏子所以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此顏子之所至也

仁義禮智

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無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與天下共遂其生仁也言仁可以該義使親愛長養不協于正大之情則義有未盡亦卽爲仁有未至言仁可以該禮使無親疏上下之辨則禮失而仁亦未爲得言義可以該禮言禮可以該義先王之以禮教無非正大之情君子之精義也斷乎親疏上下不爽幾微而舉義舉禮可以該仁又無疑也舉仁義禮可以該智智者知此者也易曰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而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
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益之以禮所以
爲仁至義盡也語德之盛者全乎智仁而已矣而中庸
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益之以勇蓋德之所以
成也就人倫日用究其精微之極致曰仁曰義曰禮合
三者以斷天下之事如權衡之于輕重于仁無憾于禮
義不愆而道盡矣若夫德性之存乎其人則曰智曰仁
曰勇三者才質之美也因才質而進之以學皆可至於
聖人自人道溯之天道自人之德性溯之天德則氣化
流行生生不息仁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條理觀於條

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禮矣觀於條理之截然不可亂
可以知義矣在天爲氣化之生生在人爲其生生之心
是乃仁之爲德也在天爲氣化推行之條理在人爲其
心知之通乎條理而不紊是乃智之爲德也惟條理是
以生生條理苟失則生生之道絕凡仁義對文及智仁
對文皆兼生生條理而言之者也

問論語言主忠信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
戚子夏問繪事後素而曰禮後乎朱子云禮以忠信爲
質引記稱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證之老氏直言禮者忠
信之薄而亂之首指歸幾於相似然論語又曰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曰克己復禮
爲仁中庸於禮以知天言之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
德之至也重學重禮如是忠信又不足言何也曰禮者
天地之條理也言乎條理之極非知天不足以盡之卽
儀文度數亦聖人見於天地之條理定之以爲天下萬
世法禮之設所以治天下之情或裁其過或勉其不及
俾知天地之中而已矣至於人情之漓猶飾於貌非因
飾貌而情漓也其人情漸漓而徒以飾貌爲禮也非惡
其飾貌惡其情漓耳禮以治其儉陋使化於文喪以治
其哀戚使遠於直情而徑行情漓者馳驚於奢與易不

若儉戚之於禮雖不足猶近乎制禮所起也故以荅林
放問禮之本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言質美者進之於禮
無飾貌情漓之弊忠信乃其人之質美猶曰苟非其人
道不虛行也至若老氏因俗失而欲併禮去之意在還
淳反樸究之不能必天下盡歸淳樸其生而淳樸者直
情徑行流於惡薄者肆行無忌是同人於禽獸率天下
而亂者也君子行禮其爲忠信之人固不待言而不知
禮則事事爽其條理不足以爲君子林放問禮之本子
夏言禮後皆重禮而非輕禮也詩言素以爲絢素以喻
其人之嫻於儀容上云巧笑倩美目盼者其美乃益彰

是之謂絢喻意深遠故子夏疑之繪事後素者鄭康成
云凡繪畫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文何平叔景
福殿賦所謂班門布白疏其注攷工記凡畫績之事後
素功云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汚也是素功後施
始五采成章爛然貌既美而又嫻於儀容乃爲誠美素
以爲絢之喻昭然矣子夏觸於此言不特於詩無疑而
更知凡美質皆宜進之以禮斯君子所貴若謂子夏後
禮而先忠信則見於禮亦如老氏之僅僅指飾貌情漓
者所爲與林放以飾貌情漓爲俗失者意指懸殊孔子
安得許之忠信由於質美聖賢論行固以忠信爲重然

如其質而見之行事苟學不足則失在知而行因之謬
雖其心無弗忠弗信而害道多矣行之差謬不能知之
徒自期於心無愧者其人忠信而不好學往往出於此
此可以見學與禮之重矣

誠

誠實也據中庸言之所實者智仁勇也實之者仁也義
也禮也由血气心知而語於智仁勇非血气心知之外
別有智有仁有勇以予之也就人倫日用而語於仁語
於禮義舍人倫日用無所謂仁所謂義所謂禮也血气
心知者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人倫日用皆血氣心知所有事故曰率性之謂道全乎
智仁勇者其於人倫日用行之而天下覩其仁覩其禮
義善無以加焉自誠明者也學以講明人倫日用務求
盡夫仁盡夫禮義則其智仁勇所至將日增益以於聖
人之德之盛自誠明者也質言之曰人倫日用精言之
曰仁曰義曰禮所謂明善明此者也所謂誠身誠此者
也質言之曰血氣心知精言之曰智曰仁曰勇所謂致
曲致此者也所謂有誠有此者也言乎其盡道莫大於
仁而兼及義兼及禮言乎其能盡道莫大於智而兼及
仁兼及勇是故善之端不可勝數舉仁義禮三者而善

備矣德性之美不可勝數舉智仁勇三者而德備矣曰
善曰德盡其實之謂誠

問中庸言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或安
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朱子云所知所行
謂達道也今據上文云君臣也父子也之屬但舉其事
卽稱之曰達道以智仁勇行之而後爲君盡君道爲臣
盡臣道然則所謂知之行之宜承智仁勇之能道而言
中庸旣云所以行之者三又云所以行之者一也程子
朱子以誠當其所謂一下云凡爲天下國家有此九經
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亦謂不誠則皆爲虛文在中庸

前後皆言誠矣何以不言所以行之者誠也曰智也者言乎其不蔽也仁也者言乎其不私也勇也者言乎其自強也非不蔽不私加以自強不可語于智仁勇既以智仁勇行之卽誠也使智仁勇不得爲誠則是不智不仁不勇又安得曰智仁勇下云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旣若此亦卽誠也使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爲虛文則是未嘗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爲虛文則是未嘗去讒未嘗遠色未嘗賤貨貴德也又安得言之其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言人之才質不齊而行達道之必

以智仁勇修身之必以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勸賢之必以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則無不同也孟子答公孫丑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轂率言不因巧拙而有二法也告滕世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言不因人之聖智不若堯舜文王而有二道也蓋才質不齊有生知安行有學知利行且有困知及勉強行其生知安行者足乎智足乎仁足乎勇者也其學知利行智仁勇之少遜焉者也困知勉強行者智仁勇不足者也中庸又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則智仁勇可自少而加多以至乎其極道責于身舍是三者無以行

之矣

權

權所以別輕重也凡此重彼輕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則顯然共見其千古不易之重輕而重者于是乎輕輕者于是乎重變也變則非智之盡能辨察事情而準不足以知之論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蓋同一所學之事試問何爲而學其志有去道甚遠者矣求祿利聲名者是也故未可與適道道責于身不使差謬而觀其守道能不見奪者寡矣故未可與立雖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變由精義

未深所以增益其心知之明使全乎聖智者未知盡也故未可與權孟子之闢楊墨也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今人讀其書孰知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安在哉孟子又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今人讀其書孰知無權之故舉一而廢百之爲害至鉅哉孟子道性善于告子言以人性爲仁義則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今人讀其書又孰

知性之不可不明哉賊人以爲仁義之禍何如哉老聃
莊周無欲之說及後之釋氏所謂空寂能脫然不以形
體之養與有形之生死累其心而獨私其所謂長生久
視所謂不生不滅者于人物一視而同用其慈蓋合楊
墨之說以爲說由其自私雖拔一毛可以利天下不爲
由其外形體溥慈愛雖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爲之宋儒
程子朱子易老莊之所私者而貴理易彼之外形體者
而咎氣質其所謂理依然如有物焉宅于心于是辨乎
理欲之分謂不出于理則出于欲不出于欲則出於理
雖視人之饑寒號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無非人

欲空指一絕情欲之感者爲天理之本然存之于心及
其應事幸而偶中非曲體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不幸
而事情未明執其意見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
人受其禍大之天下國家受其禍徒以不出于欲遂莫
之或寤也凡以爲理宅于心不出于欲則出于理者未
有不以意見爲理而禍天下者也人之患有私有蔽私
出于情欲蔽出于心知無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絕情欲
以爲仁去心知以爲智也是故聖賢之道無私而非無
欲老莊釋氏無欲而非無私彼以無欲成其自私者也
此以無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者也凡異說皆主

于無欲不求無蔽重行不先重知人見其篤行也無欲也故莫不尊信之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後篤行則行者行其人倫日用之不蔽者也非如彼之舍人倫日用以無欲爲能篤行也人倫日用聖人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權之而分厘不爽是謂理宋儒乃曰人欲所蔽故不出于欲則自信無蔽古今不乏嚴氣正性疾惡如讐之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執顯然共見之重輕實不知有時權之而重者于是乎輕輕者于是乎重其是非輕重一誤天下受其禍而不可救豈人欲蔽之也哉自信之理非理也然則孟子言執中無權

至後儒又增一執理無權者矣

問宋儒亦知就事物求理也特因先入于釋氏轉其所指爲神識者以指理故視理如有物焉不徒曰事物之理而曰理散在事物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後理得理散在事物于是冥心求理謂一本萬殊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實從釋氏所云徧見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者比類得之既冥心求理以爲得其體之一矣故自信無欲則謂之理雖意見之偏亦曰出于理不出于欲徒以理爲如有物焉則不以爲一理而不可而事必有理隨事不同故又言心具眾理應

萬事心具之而出之非意見固無可以當此者耳况眾理畢具于心則一事之來心出一理應之易一事焉又必易一理應之至百千萬億莫知紀極心既畢具宜可指數其爲一爲不勝指數必又有說故云理一分殊然則論語兩言一以貫之朱子于語曾子者釋之云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于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此解亦必失之二章之本義可得聞與曰一以貫之非言以一貫之也道有下學上達之殊致學有識其迹與精于道之異趨吾道一以貫之言上達之道卽下學之道也予

一以貫之不曰子學蒙上省文言精于道則心之所通不假于紛然識其迹也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蓋人能出于己者必忠施于人者必恕行事如此雖有差失亦少矣凡未至乎聖人未可語于仁未能無憾于禮義如其才質所及心知所明謂之忠恕可也聖人仁且智其見之行事無非仁無非禮義忠恕不足以名之然而非有它也忠恕至斯而極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不足之辭亦無更端之辭下學而上達然後能言此論語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

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不廢多學而識矣然聞見不可不廣而務在能明于心一事豁然使無餘蘊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進于聖智雖未學之事豈足以窮其智哉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又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凡此皆精于道之謂也心精于道全乎聖智自無弗貫通非多學而識所能盡苟徒識其迹將日逐于多適見不足易又曰天下同歸而殊涂一致而百慮天下

何思何慮同歸如歸于仁至義盡是也殊涂如事情之各區以別是也一致如心知之明盡乎聖智是也百慮如因物而通其則是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約謂得其至當又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約謂修其身六經孔孟之書語行之約務在修身而已語知之約致其心之明而已未有空指一而使人知之求之者致其心之明自能權度事情無幾微差失又焉用知一求一哉

問論語言克己復禮爲仁朱子釋之云已謂身之私欲禮者天理之節文又云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

不壞于人欲蓋與其所謂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中者互相發明老莊釋氏無欲而非無私聖賢之道無私而非無欲謂之私欲則聖賢固無之然如子路之賢不可謂其不能勝私欲矣豈顏子猶壞于私欲邪況下文之言爲仁由己何以知克己之己不與下同此章之外亦絕不聞私欲而稱之曰己者朱子又云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與在語之而不情者豈容加此贅文以策勵之其失解審矣然則此章之解可得聞與曰克己復禮之爲仁以己對天下言也禮者至當不易之則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凡意見少偏德性未純皆

已與天下阻隔之端能克己以還其至當不易之則斯不隔于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然又非取決于天下乃斷之爲仁也斷之爲仁實取決于己不取決于人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自非聖人未易語于意見不偏德性純粹至意見不偏德性純粹動皆中禮矣就一身舉之有視有聽有言有動四者勿使爽失于禮與動容周旋中禮分安勉而已聖人之言無非使人求其至當卽先務于知也凡去欲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聖學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所以別輕重謂心之明至于辨察事情而準故曰權學至

是一以貫之矣意見之偏除矣

問孟子闢楊墨韓退之闢老釋今子于宋以來儒書之言多辭而闢之何也曰言之深入人心者其禍于人也大而莫之能覺也苟莫之能覺也吾不知民受其禍之所終極彼楊墨者當孟子之時以爲聖人賢人者也老釋者世以爲聖人所不及者也論其人彼各行所知卓乎同于躬行君子是以天下尊而信之而孟子韓子不能已于與辨爲其言入人心深禍于人大也豈尋常一名一物之訛舛比哉孟子荅公孫丑問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害于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荅公都子問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曰邪說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孟子兩言聖人復起誠見夫詖淫邪說之深入人心必害于事害于政天下被其禍而莫之能覺也使不然則楊墨告子其人彼各行所知固卓乎同于躬行君子天下尊而信之孟子胡以惡之哉楊朱哭衢途彼且悲求諸外者歧而又歧墨翟之歎染絲彼且悲人之受染失其本性老釋之學則皆貴于抱一貴于無欲宋以來儒者蓋以理之說其辯乎理欲猶之執

中無權舉凡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則名之曰人欲故終其身見欲之難制其所謂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過絕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絕曰主一無適此卽老氏之抱一無欲故周子以一爲學聖之要且明之曰一者無欲也天下必無舍生養之道而得存者凡事爲皆出于有欲無欲則無爲矣有欲而後有爲有爲而歸于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爲又焉有理老莊釋氏主于無欲無爲故不言理聖人務在有欲有爲之咸得理是故君子亦無私而已矣不貴無欲君子使欲出于正不出于邪不必無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

之感于是讒說誣辭反得刻議君子而臯之此理欲之辨使君子無完行者爲禍如是也以無欲然後君子而小人之爲小人也依然行其貪邪獨執此以爲君子者謂不出于理則出于欲不出于欲則出于理其言理也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于是未有不以意見爲理之君子且自信不出于欲則曰心無愧怍夫古人所謂不愧不怍者豈此之謂乎不寤意見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堅意見所非則謂其人自絕于理此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爲禍又如是也夫堯舜之憂四海困窮文王之視民如傷何一非爲民謀其人欲之

事惟順而道之使歸于善今既截然分理欲爲二治已
以不出于欲爲理治人亦必以不出于欲爲理舉凡民
之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惑咸視爲人欲之
甚輕者矣輕其所輕乃吾重天理也公義也言雖美而
用之治人則禍其人至于下以欺僞應乎上則曰人之
不善胡弗思聖人體民之情遂民之欲不待告以天理
公義而人易免于皐戾者之有道也孟子于民之放辟
邪侈無不爲以陷于皐猶曰是罔民也又曰救死而恐
不贍奚暇治禮義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
無疵之爲理今之言理也離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

不顧之爲理此理欲之辨適以窮天下之人盡轉移爲
欺僞之人爲禍何可勝言也哉其所謂欲乃帝王之所
盡心于民其所謂理非古聖賢之所謂理蓋雜乎老釋
之言以爲言是以弊必至此也然宋以來儒者皆力破
老釋不自知雜襲其言而一一傳合于經遂曰六經孔
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難數百年于茲矣人心
所知皆彼之言不復知其異于六經孔孟之言矣世又
以躬行實踐之儒信焉不疑夫楊墨老釋皆躬行實踐
勸善懲惡救人心贊治化天下尊而信之帝王因尊而
信之者也孟子韓子闢之于前聞孟子韓子之說人始

知其與聖人異而究不知其所以異至宋以來儒書之言人咸曰是與聖人同也辨之是欲立異也此如嬰兒中路失其父母佗人子之而爲其父母旣長不復能知佗人之非其父母雖告以親父母而決爲非也而怒其告者故曰破之也難烏乎使非害于政害于事以禍人方將敬其爲人而又何惡也惡之者爲人心懼也

孟子字義疏證卷下終

孟子字義疏證附錄

休寧戴震譔

荅彭進士允初書

允初先生足下日前承示二林居制義文境高絕然在作者不以爲文而已以爲道也大暢心宗參活程朱之說以傳合六經孔孟使閱肆無涯涘孟子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凡自得之學盡然求孔孟之道不至是不可謂之有得求楊墨老莊佛之道不至是亦不可謂之有得宋已前孔孟自孔孟老釋自老釋談老釋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已來孔孟之書盡失其解儒

者襍襲老釋之言以解之于是有讀儒書而流入老釋者有好老釋而溺其中旣而觸于儒書樂其道之得助因凭藉儒書以談老釋者對同己則共證心宗對異己則寄託其說于六經孔孟曰吾所得者聖人之微言奧義而交錯旁午屢變益工渾然無罅漏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言徒紛然詞費不能奪其道之成者也足下之道成矣欲見僕所爲原善僕聞足下之爲人心敬之願得交者十餘年于今雖原善所指加以孟子字義疏證反復辨論咸與足下之道截然殊致叩之則不敢不出今賜書有引爲同有別爲異者僕乃謂盡異無豪髮

之同昔程子張子朱子其始也亦如足下今所從事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狀曰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汎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曰范文正公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返而求之六經知無所得者陋之非不知之也朱子慕禪學在十五六時年二十四見李愿中愿中教以看聖賢言語而其後十餘年有荅何叔京二書其一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

使心不昧卽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諭多識前言往行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返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其一日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滔滔遂爲縣中委以賑糶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事博觀之弊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

閒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閒斷處有下工夫處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于日閒察之知此則知仁矣二書全背愿中復歸釋氏反用聖賢言語指其所得于釋氏者至乾道癸巳朱子年四十四門人廖德明錄癸巳所聞云先生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尙鶻突爲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是後朱子有答汪尙書書云熹于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前後緩急之序于是暫置其說而從事于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于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而

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而不可得矣程朱雖皆先入于釋氏而卒能覺悟其非程子曰吾儒本天異端本心朱子曰吾儒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僕于孟子字義疏證辨其視理也與老釋之視心視神識雖指歸各異而厖厖就彼之言轉之猶失孔孟之所謂理所謂義朱子僞爲他佛說得相似者彼之心宗不特指歸與此異也亦絕不可言似程朱先從事于彼熟知彼之指歸旣而求之此見此之指歸與彼異矣而不得其本因推而本之天夫人物何者非本之天乎豈得謂

心必與天隔乎彼可起而爭者也苟聞乎此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擴而充之何一非務盡其心以能盡道苟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雖言理言知言學皆似而非適以亂德在程朱先入于彼徒就彼之說轉而之此是以又可轉而之彼合天與心爲一合理與神識爲一而我之言彼皆得援而借之爲彼樹之助以此解經而六經孔孟之書彼皆得因程朱之解援而借之爲彼所依附譬猶子孫未覩其祖父之貌者誤圖他人之貌爲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已之祖父也貌則非矣實得而貌不得亦何傷然他人則持其祖父之貌以冒吾宗而

實誘吾族以化爲彼族此僕所由不得已而有疏證之作也破圖貌之誤以正吾宗而保吾族痛吾宗之久墜吾族之久散爲他族敢少假借哉宋儒厘改其指神識者以指理而餘無所改其解孔孟之言體狀復與彼相似如大學章句于在明明德中庸章句于不顯維德尤渾合幾不可分足下遂援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爲心宗之大原于宋儒之雜用老氏尙無欲及莊周書言復其初者而申之曰無欲誠也湯武反之復其初之謂也僕愛大戴禮記曰分于道謂之命道卽陰陽氣化故可言分惟分也故成性不同一語而易稱一陰一陽之謂道中

庸稱天命之謂性孟子辨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之不同豁然貫通而足下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以爲不得而分此非語言之能空論也宜還而體會六經孔孟之書本文云何詩曰予懷明德對不大聲以色而言大學之明明德以明德對民而言皆德行行事人咸仰見如日月之縣象著明故稱之曰明德倘一事差失則有一事之掩虧其由近而遠積盛所被顯明不已故曰明明德曰明明德于天下詩之不顯不承卽書之不顯丕承古字不通用不大也中庸言聲名洋溢乎中國其言闇然也與日章並言何必不欲大顯而以幽深玄遠爲

至夫晝日當空何嘗有聲臭以令人知而疇不知之不可引上天之載無聲臭以言其至乎上天之載二語在詩承駿命不易言鄭箋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在中庸承化民之德言不假聲臭以與民接也談老釋者有取于虛靈不昧人欲所蔽本體之明幽深玄遠至德淵微不顯之妙等語與其心宗相似不惟大學中庸本文差以千里卽朱子所云雖失大學中庸之解而其指歸究殊又詩書中凡言天命皆以王者受命于天爲言天之命王者不已由王者仁天下不已中庸引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其取義也主于不已以見至誠無息之配天地於穆者美天之命有德深遠也譬君之于賢臣一再錫命惓惓不已美君之能任賢者豈不可歎其深遠引之者豈不可曰此君之所以爲君也凡命之爲言如命之東則不得而西皆有數以限之非受命者所得踰試以君命言之有小賢而居上位有大賢而居下位各受君命以居其位此命數之得稱曰君命也君告誡之使恭其事而夙夜兢惕務盡職焉此教命之得稱曰君命也命數之命限于受命之初而尊卑遂定教命之命其所得爲視其所能可以造乎

其極然盡職而已則同屬命之限之命之盡職不敢不盡職如命之東不敢不赴東論氣數論理義命皆爲限制之名譬天地于大樹有華有實有葉之不同而華實葉各分于樹形之鉅細色臭之濃淡味之厚薄又華與華不同實與實不同葉與葉不同一言乎分則各限于所分取水于川盈壘盈餅盈缶凝而成冰其大如壘如餅如缶或不盈而各如其淺深水雖取諸一川隨時與地味殊而清濁亦異由分于川則各限于所分人之得于天也雖亦限于所分而人人能全乎天德以一身譬之有心有耳目鼻口手足鬚眉毛髮維心統其全其餘

各有一德焉故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瞽者心不能代目而視聾者心不能代耳而聽是心亦限于所分也飲食之化爲營衛爲肌髓形可并而一也形可益形氣可益氣精氣附益神明自倍散之還天地萃之成人物與天地通者生與天地隔者死以植物言葉受風日雨露以通天氣根接土壤肥沃以通地氣以動物言呼吸通天氣飲食通地氣人物于天地猶然合如一體也體有貴賤有大小無非限于所分也心者氣通而神耳目鼻口者氣融而靈曾子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

鬼神之情狀精氣爲物者氣之精而凝品物流形之常也游魂爲變者魂之游而存其形敝而精氣未遽散也變則不可窮詰矣老莊釋氏見于游魂爲變之一端而昧其大常見于精氣之集而判爲二本莊周書曰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釋氏人死爲鬼鬼復爲人之說同此周又曰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爲大哀乎老氏之長生久視釋氏之不生不滅無非自私無非哀其滅而已矣故以無欲成其私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又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又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在老釋皆無之而

獨私其游魂而哀其滅以豫爲之圖在宋儒惑于老釋無欲之說謂義亦我所欲爲道心爲天理餘皆爲人心爲人欲欲者有生則願遂其生而備其休嘉者也情者有親疏長幼尊卑感而發于自然者也理者盡夫情欲之微而區以別焉使順而達各如其分寸毫釐之謂也欲不患其不及而患其過過者狃于私而忘乎人其心溺其行慝故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情之當也患其不及而亦勿使之過未當也不惟患其過而務自省以救其失欲不流于私則仁不溺而爲慝則義情發而中節則和如是之謂天理情欲未動湛然無失是謂天性

非天性自天性情欲自情欲天理自天理也足下援程子云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謂無欲在是請援王文成之言證足下所宗主其言曰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明鏡之應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程子說聖人陽明說佛氏故足下援程子不援陽明而宗旨則陽明尤親切陽明嘗倒亂朱子年譜謂朱陸先異後同陸王主老釋者也程朱

闢老釋者也今足下主釋老陸王而合孔孟程朱與之爲一無論孔孟不可誣程朱亦不可誣抑又變老釋之貌爲孔孟程朱之貌恐老釋亦以爲誣已而不願老氏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義外也非內也釋者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陸子靜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王文成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凡此皆不貴善也何爲不貴善貴其所私而哀其滅雖逐于善亦害之也今足下言之則語益加密曰形有生滅神無方也妙萬物也不可言生滅又曰無來去無內外引程子天人本無二不必言

合證明全體因名之曰無聲無臭之本謂之爲天命之不已而以至誠無息加之謂之爲天道之日新而以止于至善加之請援王文成之言證足下所宗主其言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又曰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陽明主扞禦外物爲格物隨物而格所謂遏人欲也常惺惺朱子以是言存天理以是解中庸戒愼恐懼實失中庸之指陽明得而借中庸之言以寄託本來面目之說曰養德養身止是一事果能戒愼

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于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莊子所謂復其初釋氏所謂本來面目陽明所謂良知之體不過守己自足既自足必自大其去中庸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何啻千萬里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反身不誠不說于親矣中庸孟子皆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今舍明善而以無欲爲誠謬也證心宗者未嘗不可以認本來面目爲明乎善此求伸其說何所不可老子告子視善爲不屑爲猶能識善字後之宗之者并善字假爲己有實并善字不識此事在今日不惟彼所謂

道德非吾所謂道德舉凡性與天道聖智仁義誠明以及曰善曰命曰理曰知曰行無非假其名而易其實反身不誠言事親之道未盡也反身而誠言備責于身者無不盡道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性之由仁義行也身之仁義實于身也假之假仁義之名以號召天下者久則徒知以仁義責人而忘己之非有又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下言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申明性者如是言哭死而哀非謂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皆申明反之謂無所爲而爲乃反而實之身若論復其初何用言非爲生者非以干祿非以正行而且終之曰俟命其爲反身甚明各覈本文悉難假借足下所主者老莊佛陸王之道而所傳引盡六經孔孟程朱之言誠愛其實乎則其實遠于此如誤以老莊佛陸王之實爲其實則彼之言親切著明而此費遷就傳合何不示以親切著明者也誠借其名乎則田王孫之門猶有梁丘賀在況足下闡朱子荅何叔京二書必默然之及程朱闢老釋必不然之而至于借助則引程朱爲同乎已然則所取者程朱初惑于釋氏時之言也所借以助己者

或其前之言或其後之似者也所愛者釋氏之實也愛其實而棄其名借其名而陰易其實皆于誠有虧足下所云學問之道莫切于審善惡之幾嚴誠僞之辨請從此始倘亦如程朱之用心期于求是不祿以私則今日同乎程朱之初異日所見或知程朱之指歸與老釋陸王異然僕之私心期望于足下猶不在此程朱以理爲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啟天下後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更淆以無欲之說于得理益遠于執其意見益堅而禍斯民益烈豈理禍斯民哉不自知爲意見也離人情而求諸心之所具安得不

以心之意見當之則依然本心者之所爲拘牽之儒不自知名異而實不異猶貿貿爭彼此于名而輒蹈其實敏悟之士覺彼此之實無異雖指之曰沖漠無朕究不得其仿佛不若轉而從彼之確有其物因卽取此以該之于彼烏呼誤圖他人之貌者未有不化爲他人之實者也誠虛心體察六經孔孟之言至確然有進不惟其實者與釋絕遠卽貌亦絕遠不能假託其能假託者後儒失之者也是私心所期于足下之求之耳日間因公私紛然于來書未得從容具論大本苟得自然條分理解意言難盡涉及一二草草不次南旋定于何日十餘

年願交之忱得見又不獲暢鄙懷伏惟自愛

孟子字義疏證附錄終

